

請掀開經本第三面，倒數第六行，第二句開始：

【能安置母畢。即便辭親。不經三十餘日。便至黃梅禮拜五祖。問能曰。汝何方人。欲求何物。能對曰。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。遠來禮師。惟求作佛。不求餘物。】

從這一段看起。前面講到他得法的因由，他是在賣柴，賣了柴之後，偶爾的聽到一個人念《金剛經》，當然他是很注意的去聽，聽他念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這是經文念了一段，聽到這個地方，他有所領悟。我們說到這一段的因緣。經裡面講，客人就告訴他，五祖曾經教誡學人說，但持《金剛經》就能夠見性。向後我們會討論到這個問題。什麼叫「但持」，特別要注意這兩個字，不是叫你每天去念《金剛經》，要注意到這個問題，要依照《金剛經》的道理去做，那就會見性。每一天念念不離開經中的道理，因為本性沒有四相、沒有四見。如何受持？就是在一切境界裡面離四相、離四見，當然就見性。假如一切境中四相、四見沒除掉，天天念《金剛經》，那也不行。這個意思後頭我們還會看到，所以此地不能夠誤會。

他的因緣非常之好，年紀又輕，他這個時候是二十四歲，年歲很輕，就有一個客人發心送他十兩銀子，給他作安家費用，叫他到黃梅去禮拜五祖，他接受了。這個機緣非常之難得，所以惠能大師將母親安置畢，就是我們想像當中，必定那些送錢給他的這些客人，一定會幫他照顧他的母親，使他無後顧之憂，這樣他就離開了家。『不經三十餘日』，「不經」就是還不到，不到三十幾天，他從廣州就到了湖北的黃梅，這一段路途相當之遠。因為他在廣東，還

是在廣東的南方，他住在廣東的南方，新州（新興縣）還是在廣州的南面，這個縣在廣州的西南面，他要經過湖南省再到湖北。現代交通很發達，以前他是要靠兩條腿這樣走到那邊去的，三十多天就走到，他走得很快，路上沒有休息。由此可知，求道心切，為法忘軀，把自己身體疲勞都忘掉了，希望早一天能夠見到五祖。

他到黃梅，禮拜五祖，當然五祖會問他，你是什麼地方人，你叫什麼名字，你怎麼知道到這兒來的，什麼人介紹的？一定會問很多。你來幹什麼？這是揀最重要的來說。惠能對答說，『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』，這就說明他是遠道而來，很辛苦的到達這個地方。

『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』，這種口氣太難得了，恐怕五祖一生只遇到這麼一個人。在我們自己學佛經驗當中，我們要去參訪一個善知識，他要問你，你來做什麼？你有沒有說，我是來作佛的。可見得人家的志向不一樣，他來作佛的，他不求別的。這些地方都是我們學習的所在。今天念佛、拜佛的人很多，到佛門來幹什麼？求消災的，求平安的，求佛菩薩保佑升官發財的，都求這個。幾個人曾經想到他是來求作佛的？從這個問答當中，能看到一個人的志氣之所在。五祖聽了，一定知道這個人不是一個平常人，平常人沒有這麼大的抱負、沒有這麼大的志向，學佛就應當作佛，有這樣的志向才能成就。他既然這麼說了，五祖就得順便考一考他，下面就等於是口試，考一考他，看他有沒有資格作佛。

【祖言。汝是嶺南人。】

『嶺南』，跟諸位說在當時是邊地，文化非常落後的地區。

【又是獠獠。】

『獠獠』就是夷蠻之族，像我們在台灣講高山族，沒有開化的族群。

【若為堪作佛。】

你怎麼能作佛？這就是考試他的話。

【能曰。人雖有南北。佛性本無南北。】

湖北對嶺南來說，湖北是北方，廣東是在南方。湖北是中原地帶，文化水準最高，距離當時的首都長安很近。這個答的好，人雖然有南北，佛性沒有南北。下面一句答得就更高明，一下就要與祖師看齊，這個是真正不容易。

【獼獠身與和尚不同。佛性有何差別。】

我們兩個人身不一樣，可是佛性沒有兩樣。這一答就行了，就及格了，就真的有資格來作佛。

【祖更欲與語。且見徒眾總在左右。】

祖師再想問他（那一問，對答的時候那真是不得了），看看旁邊還有許多徒弟大眾在，就不問了。為什麼？這一問一答，人家聽了會吃驚、會驚訝，所以就不問。諸位要曉得，佛法不離世間法，世間法中真正要是遇到一個很高明的人來了，這個團體會不會歡喜？歡喜的人當然有，也有不歡喜的。為什麼？嫉妒。嫉妒心是大煩惱，嫉妒裡面就會有傷害，尤其是個南方遠道來的，到這個地方真是無親無友，無所依靠，很容易被人欺負，甚至於被人謀害。五祖曉得這個情形，所以就不再問，就叫他做苦工去。

【乃令隨眾作務。】

『作務』就是寺廟裡頭做這些比較粗的工作，因為他沒有念過書，是一個砍柴的出身；砍柴出身，在寺院裡面還叫他去砍柴去。這個寺廟住一千多人，一千多人每天吃飯，廚房裡也相當之忙碌，那個時候燒的是柴火。寺廟裡頭收租，寺廟裡面有田產，租給農夫，農夫每一年耕種就是繳納稻米，就是繳納稻子送到寺廟，稻子還要把它碾成米，米還要把它舂熟，要經過好幾道的手續。所以廚房裡面的人就相當之多，一千多人吃飯。這是分配他的工作，叫他去

做工。在寺院裡這是修福，凡是初到寺廟裡面去掛單，想在那裡住一段時期，都要做這些工作，都要做，沒有例外的。再看底下這一段文：

【予曰。惠能啟和尚。弟子自心常生智慧。不離自性。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。】

這個幾句話說得也非常的高明，他把他自己的境界說出來。五祖前面只問了一句，可是祖師已經知道他的程度了。大概他恐怕五祖老人家還不太清楚，沒問，自己也要說。這是修福，我不要修福了，我還修什麼福？我心中『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』，這就是『福田』，你再叫我做什麼事情，修什麼福？意思就是這個。這幾句話的意思，實在講就是他已經有資格應供，應該接受大眾的供養，因為他是真實的福田，我還修什麼福？經過前面這一答，此地再自己敘說自己的境界，這已經就說明這是一個大徹大悟之人。我們再想想我們自己，他是心中「常生智慧」，這個智慧是真智慧，不是世智辨聰，為什麼？它與自性相應，稱性。我們今天心中常生煩惱，常生邪見。所以你要想一想，他這個時候是二十三、四歲的時候，他在黃梅八個月，傳授衣鉢的時候他是二十四歲。所以他這個時候二十三、四歲，這個是值得我們反省的，這是大菩薩的境界，不是普通人的境界。五祖聽到他這幾句話：

【祖云。這獼獠根性大利。汝更勿言。著槽廠去。】

『著』是命令詞。『根性大利』，就是告訴他，你的境界我已經明瞭，你也不必多說，派到槽廠裡面去。前面講隨眾作務，沒有說派到哪裡去？現在下了個命令，派到槽廠去。『槽廠』就是廚房裡面，本來「槽廠」是養馬的地方，在寺院裡面也養馬匹，因為作為運輸，也許這個地方從前是養馬的地方，這也不一定。但是現在這個地方，就是堆積這些柴火、糧食、稻米。這個地方他天天在那

裡工作，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破柴（打柴）、舂米，做這些很苦的工作。這是法身大士。我們想想過去天台山國清寺，這一次夏老師到那邊去打水陸，智者大師的肉身像還在。當年豐干和尚在國清寺就是舂米的，他那個工作跟惠能大師的工作是一樣的。豐干和尚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阿彌陀佛的化身。寒山、拾得是文殊、普賢，是大廚房裡燒火的。佛菩薩都做這些粗重的工作，來供養那些凡夫，凡夫不知道供養佛菩薩，佛菩薩會供養凡夫。所以我們看到能大師在寺院裡做這種工作，就想到國清寺的三位聖人。

【能退至後院。有一行者。】

『行者』，在過去習慣上的講法就是居士，沒有剃髮。在寺廟裡面修行，沒有剃頭，這種人都稱之為「行者」，我們今天一般稱為居士。所以寺院裡面許許多多這些工作，都是這些人來承擔。

【差能破柴踏碓。】

『碓』是舂米的，就分派他這樣的工作。

【經八月餘。】

經過八個多月。到這個地方是一段，這一段是講到黃梅去禮祖。下面這一段是敘說五祖怎麼樣把這個法傳授給他，這個很重要。

【祖一日見能曰。吾思汝之見可用。恐有惡人害汝。遂不與汝言。知之否。】

這個事情經過八個月了，可見得五祖沒有把這個人忘掉。他什麼見解？就是前面這三句話，第一個，他是來作佛的，不是來求別的；第二個是南北人不一樣，佛性沒有兩樣，獼猴身與和尚身不一樣，佛性也沒有兩樣；第三句就是分派工作時候所說的，他講他自己心中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五祖所說的『之見』就是前面這三句，這是佛知佛見，你這種見地『可用』，「可用」就是可以承擔大法，可是恐怕有人要傷害你，有這些嫉妒障礙在。所以

八個月不跟你見面，不跟你談話，故意遠遠的離開你，把你當作一個平常人一樣來看待，這一番的用心你曉不曉得？

【能曰。弟子亦知師意。】

他知道，真是心心相印。所以五祖不來找這個人，他自己也不見五祖，彼此心裡頭好像有個默契一樣。所以他：

【不敢行至堂前。令人不覺。】

也叫人並不覺得這個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。所以大家也把他當作一個平常人來看待。這是經過八個月，五祖來看他一下，給他說了這麼幾句話，這個默契當然就更深了。

【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。】

這就是把他的學生、他的徒眾統統集合起來，集合起來向大家宣布，說：

【吾向汝說。】

『吾』是五祖自稱。

【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終日只求福田。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。福何可救。汝等各去自看智慧。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。各作一偈。來呈吾看。若悟大意。付汝衣法。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。不得遲滯。思量即不中用。見性之人。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。】

這就是五祖宣布要傳法了。諸位要知道，祖師要宣布傳法，換句話說，他住世的時間就不久了，他交代了。他交代完了，他就得走了，底下是由第六代祖師來領導了。這個時候五祖年歲也很大，大概總有七十歲左右，他圓寂的時候好像是七十三、四歲的樣子，也就是能大師得法之後的三年。所以當時應該是有七十歲、七十一歲的樣子，這樣的年齡。

這個幾句話我們要留意，句句話都是真實的，我們一定要常常

念到『生死事大』，世間其他的是假的，如何能了生死出三界？我們再反省、檢點一下，現前所作所為、起心動念都是生死邊事。正像《地藏經》上所講，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，舉心動念無不是罪。

《地藏經》上這幾句話也是實實在在的，所以我們今天起心動念、所作所為，我們幹些什麼？不但是生死邊事，而且是三途的業因，這怎麼得了！根本的業因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在貪瞋痴慢，這根本煩惱；還有個疑，疑就是對聖教懷疑，不肯相信，不肯死心塌地的去修學。像這樣下去，我們這一生想了生死出三界太難太難了。

世俗人，天天求福田，修福。出家修道的人，也天天在求福田，這個不得了。蓮池大師曾經說過，這一生持戒、修福，修福是布施。諸位在此地研究過《阿難問世佛吉凶經》，講這個經之前一定會介紹翻譯的人，安世高的傳記。你看安世高這故事裡面，他的一個同學前身是法師，「明經好施」，明經是對三藏經典通達，沒有障礙，又喜歡布施。出家人沒有錢，拿什麼布施？講經說法是法布施。明經好施，就是有一點小習氣沒斷，傲慢。他這個傲慢的習氣並不很嚴重，很輕微的傲慢習氣，就這麼一點習氣沒斷，你看到第二生變成了蛇身，跑到中國宮亭湖當龍王去了。做龍王這一段期間，那就造了很多業，這是安世高去度他的。這是我們要記住的。

所以蓮池大師講，持戒、修福的出家人，如果是心地未明，就是沒有能夠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這種人他又不求生淨土，來生多半都是生到富貴之家享人天福報。這一享人天福報，一定是迷惑顛倒，一定又造業墮落。他講這個話，有一位老和尚不相信，搖頭，不相信。他就講了，他說你不要不相信，不要講來生，我現前看到，親眼看到了一個出家人，非常之好，在山上建一個小茅蓬苦修，修了十幾年，相當有成就。可是後來遇到什麼？遇到一些信徒，信徒把他請到城裡來，供養也多了，禮敬也多了，可是道行一落千丈

，從前所修的那一點功夫現在統統沒有了。以前謙虛，待人謙虛、慈悲、真誠，現在都沒有了；現在要敷衍人，曉得敷衍人，曉得攀緣、巴結這些權貴。連從前那點道心都沒有了，這一生都尚且如此，何況來生？這個老和尚說，你說的是誰？蓮池說，我說的就是老兄。這個人啞口無言。確實如此，退轉了，沒有從前道心那麼樣清淨，那麼堅固。

所以學佛一定要發心『出離生死苦海』，要講到「出離生死苦海」，跟諸位說，唯有念佛。除了念佛法門之外，我老實說一句話，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禪好不好？好，做不到。密也好，也做不到，而且還容易出毛病。前天翁陽春居士給我打個電話，洛杉磯學禪的有兩個同修，兩個都是女同修，出了毛病，生理上的毛病。實際上，說學禪有魔障，她們沒有資格著魔，她們有什麼資格著魔？著魔得有功夫，沒功夫魔瞧不起你。她們現在修的那個禪，講老實話，你要展開《六祖壇經》，完全不相應。實際上是什麼？是人家欺騙她，運氣用內功，用這個東西，用的不恰當，或者氣岔到哪個地方，身體出了毛病。你們看看禪裡頭有沒有運氣的，有沒有講任督二脈打通的，沒有這個事情，禪是講清淨心，哪有這種事情？所以現在一般講禪、講密的，裡面有很多法術，道教的，或者是印度一些瑜伽、印度教那些法術，再加上中國從前練武功的一些東西在裡頭。你一修，果然不錯，氣脈就循環打通了，好像這個很有效，這個了不起，這就是修行。搞錯了！所以她沒有遇到真正的禪，真正的密。這個世間正如同《楞嚴》所說的，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，一定要求出離生死苦海。

祖師告訴我們說，『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』？你天天在修福，迷失了自性，修福是沒法子救的。一定要修定，定是講不動心。六祖所承傳的是以《金剛經》為依據。這一宗修學的原理就是《金剛



經》上兩句話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看到第四章「教授坐禪」，就是這兩句話的法會。所以就囑咐大眾，『汝等各去自看智慧』，照見叫「智」，與一切法都能夠通達沒有障礙這叫「慧」。而且要求的是『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』，這就是覺性。我們講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，這就是「般若之性」，你要修這個；換句話說，勸大眾要以明心見性為自己修學的目標。你要見了性，你作一個偈子，呈給我看一看，就是送給我看看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開悟了；如果真開悟了，我就把衣鉢傳授給你。『付汝衣法』，「衣」就是衣鉢，衣鉢在過去就是憑據，就是祖師的證明。這個衣鉢是釋迦牟尼佛自己用的鉢、自己穿的衣，一代一代傳下來。現在這個衣鉢還在南華寺，現在還在。所以諸位將來有這個機緣，到大陸上去觀光看看，短時期沒有關係，現在它正是開放的時候，到南華寺去看一看，看看六祖的肉身，看看他的衣鉢，傳來的衣鉢。這個衣鉢到六祖之後就只傳法不再傳衣鉢了，所以衣鉢到他為止。這就是『為第六代祖』，中國禪宗這第六代的祖師。

『火急速去』，趕快去、趕快去，一吩咐完了，叫大家趕快去。『不得遲滯』，不能夠遲。為什麼？你要是『思量即不中用』，那就錯了，你就落到心意識裡頭去了。前天我們講《彌陀經》，講到「如是我聞」的時候，我也特別提出這一點。尹建維居士現在學講經，我提醒他一點，但是相當不容易。我教給他，講經在講台上是稱性發揮的，事先你可以充分的去準備，但是上了講台，所預備的東西不一定用得上。如果上了講台，統統用你所預備的東西，全是死的，都是死的。上了講台之後心地要真誠、要清淨，這個時候智慧自自然然就現出來，所謂「無說而說，說而無說」。他能夠體會到這點意思，所以那天晚上你們大眾散了之後，他在這裡跟我談到十二點多鐘，他才回去。這一點當然相當不容易，絕不是每一個

初學人都能夠做得到的。

首先我們要做的，那就是要多讀經，要多讀、要多聽。多讀、多聽是我們修學的基礎，但是這個是常識。要從這些常識當中開發我們自性的智慧，這是我們的目標。自性智慧從哪裡開發起？不要忘記佛跟祖師所說的話，「至誠恭敬」。連世俗間，那個畫符念咒的，也說「誠則靈」。這個話是真的，一點不假，誠就靈了，誠智慧就生了。所以祖師說不可以思量，思量就不誠了。思量落到第六意識去了，不是真心。這個事情要用真心，真心裡面決定沒有思惟想像，決定沒有分別執著，這個樣子才行，因為佛法絕對不是思量分別所能夠理解的。所以才說，『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』。像前面五祖跟六祖的問答一樣，不經過思考的；經過思考的問答，那就錯了，那是世間法，不是佛法。果然見性了，下面他老人家舉個比喻說，『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』。「輪刀上陣」，在戰場上，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時候能不能見性？也能見性，一樣見性。五祖把這個話分咐完了，叫大眾快去，快去什麼？快去作偈子來看，把你修學的心得報告上來。

【眾得處分。】

這個地方是第六段。第六段要說神秀大師他作了一首偈，也等於說是來應試，五祖要考一考大家的境界，他作一首偈說明他自己的境界。大眾聽了五祖這番話，五祖要傳法，要傳衣鉢了：

【退而遞相謂曰。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。有何所益。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。必是他得。我輩謾作偈頌。枉用心力。諸人聞語。總皆息心。咸言。我等已後依止秀師。何煩作偈。】

五祖這麼一宣布，這些大眾私下一商量，算了，我們也不要作偈了，我們有什麼境界？這個祖位必定是傳給『神秀上座』。「上座」就是教授師，除了和尚之外，他就是首座，他在寺廟裡面地位

非常之高的，平常講經說法教導大眾。五祖這麼一吩咐，大家想想，那一定是我們的教授上座和尚，我們哪裡能比得上？我們哪有分？算了，別作偈了，作偈也獻醜，這個祖位必定是他。而且神秀上座在寺院裡頭也很得人心，大眾對他印象都好，都很擁護他。於是大家這麼一商量，大家就不作了，作了也沒用，看準了這個祖位一定是神秀上座。

【神秀思惟。諸人不呈偈者。為我與他為教授師。】

神秀一看沒有一個人呈偈子，心裡一想，大家還不都是為我嗎？我是教授師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大家乾脆也不要作偈子，就看他的了。他非作不可，因為老和尚要考一考。

【我須作偈將呈和尚。若不呈偈。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。】

這是他必須要向老和尚報告他的境界，他的心得。他的態度非常難得，很好，說：

【我呈偈意。求法即善。】

我作偈子呈給老和尚這個用心，我是求法。

【覓祖即惡】

如果我一心一意想這個祖位，那就不好，那這個念頭就是惡念。

【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。】

有什麼兩樣？我等於來搶這個祖位一樣。

【若不呈偈。終不得法。大難。大難。】

他是想求法，求法的心重於祖師的地位。所以神秀大師用心非常的善良，也是非常之難得。所以他以後有大福報，受到帝王的恭敬供養，這是有因緣的，這個人心地正大光明。所以就感覺到難！因為怕人家講，神秀作偈子，目的還不是要祖位。其實，他是真的

為求法。他難，難在什麼地方？難在自己沒有真正開悟，難在這個地方。

【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。】

『廊』就是走廊，堂旁面的走廊。

【擬請供奉盧珍】

『供奉』是唐朝時候宮廷裡面官職的名稱，凡是他有專長，在宮廷裡面服務的，這個叫「供奉」。這個盧供奉他畫畫得好，所以他在宮廷裡面是畫畫的，『盧珍』。請他來作什麼？

【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。】

諸位要曉得，佛法它在很早的時候就與藝術、音樂集成一體，藝術裡面特別是塑像，就是雕塑、繪畫，把佛經裡面這些故事都把它畫成圖畫，讓大家一看就能夠悟入，一看就能夠提起自己的警覺心，用意在這個地方。所以『畫《楞伽經》變相』，這個『楞』跟《楞嚴》的「楞」是一個意思，在古時候通用的，這就是《楞伽經》裡面的故事把它畫出來。同時再畫『五祖血脈圖』，「血脈」就是承傳，從第一代達摩祖師，達摩祖師傳給慧可，慧可傳給僧璨，僧璨傳給道信，這樣一代一代的傳下來，把祖師的像、傳法的故事要畫出來，就是畫壁畫，在三間走廊上畫壁畫，畫出來之後『流傳供養』。

【神秀作偈成已。數度欲呈。行至堂前。心中恍惚。】

神秀大師把自己的偈子作好了，作好了之後想送給和尚看，可是走到和尚門口，心裡面慌慌的，又不敢送進去，就是自己一點把握都沒有。

【遍體汗流。】

可見得他很緊張。

【擬呈不得。前後經四日。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】

他走了十三趟，四天走了十三趟，想送，走到門前，又不敢進去。

【秀乃思惟。不如向廊下書著。】

到最後想一想，走廊準備畫壁畫的這個地方，現在還沒畫，我就寫在牆壁上好了。寫在牆壁上：

【從他和尚看見。】

『從』是隨，就是隨老和尚看，老和尚明天出來，走在這個走廊底下一定會看見。

【忽若道好。即出禮拜。】

假如和尚說偈子作得不錯，我再出來禮拜承認，這是我作的；如果要是不好，我也就算了，也就不說話了。

【云是秀作。若道不堪。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。更修何道。】

覺得很慚愧，如果和尚說不好，我在這個山裡頭住了這麼多年，冤枉。

【是夜三更。不使人知。自執燈。書偈於南廊壁間。呈心所見。】

就是他自己的見地，他在半夜人家都睡覺了，他偷偷的在這個走廊牆壁上，把偈子寫在那邊。這個偈子就四句：

【偈曰。身是菩提樹。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。勿使惹塵埃。】

這一首偈，當然我們這個《壇經》也念了很多遍，沒有見性。雖沒有見性，對我們初學的人來說非常好。我們從哪裡修起？實在講要從這兒修起。能大師那個偈子是見性的，我們著不到邊際，我們沒法子下手，換句話說，我們程度不到。所以五祖看這首偈子也非常讚歎，為什麼？大利於初學。前面兩句是個比喻，『身是菩提

樹，心如明鏡臺』，我們用心要像鏡子一樣。蓮池大師在《竹窗隨筆》裡面也談到這一點說，鏡子能夠照一切物相，可是物相沒有來的時候，鏡子不去找；物相走了之後，鏡子裡面也沒有留下什麼，不留痕跡。換句話說，它真正是隨緣而不攀緣。鏡子正在照外面境界的時候，也沒有生憎愛，為什麼？沒心。沒心，這個是比喻鏡子是真的沒心，我們人有心。比喻什麼？比喻我們用真心，沒有用妄心。諸位要曉得，貪瞋痴慢、喜怒哀樂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是清淨的，真心是不動的，所以把真心比作一個鏡子。佛菩薩用心就像鏡子一樣，常照常寂，雖然照，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要學這一點。

可是我們這個心照外面境界時時有染污，有染污你要把染污去掉，那就是你要覺。所以，『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』，這兩句話是功夫。他老人家這一首偈所講的用功原則，也是通一切法門，不管你修學哪個法門，你要時時刻刻提高警覺，把你煩惱習氣要把它掃除。念佛人最講求這層功夫。古來的祖師大德，教我們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在日用平常之中，起心動念之處，提起佛號。提起佛號就是「時時勤拂拭」，因為起心動念那就是「塵埃」。佛號是什麼？佛號就是把塵埃給它擦拭掉，把它除掉。可見得念佛的功夫跟他這個偈子很相應。由此可知，我們念這一句佛號，如果不能把煩惱伏住，我們這個佛號不得力，我們這個佛號沒用處。就是什麼？你沒有把塵埃擦掉，塵埃還是塵埃，那有什麼用處？用功，諸位要問，我要用多久才有成效？你果然真肯幹，三年就成就。古人所說的，「三年小成，九年大成。」這個話說得有道理，三年決定能夠到功夫成片，就是你的煩惱真伏住了；所謂九年大成，九年能夠得理一心不亂。第二個三年，六年，可以得事一心不亂，九年可以得理一心不亂，理一心不亂跟禪家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就相同，境界

就相等。他這個境界是什麼境界？要拿淨土宗來說，功夫成片，他沒有到一心，他功夫成片。如果他到一心了，他不會「心中恍惚」，也不會「遍體汗流」。所以從他呈偈這個態度上來看，神秀大師沒有得禪定，他得的是功夫成片。他平常講經說法那是博學多聞，當然也有幾分相應，這個相應就是他功夫成片，是在這個境界裡面。

【秀書偈了。】

神秀大師把這個偈子寫好了。

【便卻歸房。人總不知。】

他是晚上偷偷的寫上去，沒有人看見，也沒有人曉得。

【秀復思惟。】

神秀大師自己又在那裡想，這是胡思亂想。

【五祖明日見偈歡喜。即我與法有緣。】

他要看到了歡喜，那我與法有緣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他就可以繼承五祖了。

【若言不堪。自是我迷。宿業障重。不合得法。聖意難測。房中思想。坐臥不安。直至五更。】

他一夜沒睡覺。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段文，神秀大師也是心地正大光明，一心一意是想求法的。實在講，的確就是像他自己所說的，『宿業障重』。所以在黃梅幾十年，有二、三十年，沒有開悟，沒有得法。再看下面一段，底下一段是五祖評斷，就是對他這個偈子評論、斷定。

【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。】

『入門未得』，這個意思就是說還沒入門，還在門外。這一句話的用意，跟永明延壽大師所說的「有禪有淨土」，有。有是入了門，沒入門，雖然參禪不能叫有禪，這個諸位要記住。說有禪，什

麼叫有禪？參禪而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這就有了。決定不能說，我參禪，我每天在打坐個把鐘點，我已經有禪了，那大錯特錯。我們在念佛，有沒有淨土？沒有。什麼樣的條件才叫有淨土？二六時中這一句佛號不間斷、不夾雜，這個人叫有淨土了。所以有淨土比有禪容易，有禪一定要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才叫有禪；有淨土，像神秀大師如果是念佛的話，他可以說有淨土，因為他已經能伏煩惱。一句佛號已經起得了作用，煩惱一現前馬上就換成佛號，只起第一念，不會有第二念，第二念一定是阿彌陀佛，這個人就叫有淨土。有淨土決定往生，這是生凡聖同居土。諸位想一想，這個容易，這個我們可以做得得到；有禪，我們真是拼上一生的命，未必能做到。所以有淨土容易，有禪不容易。這是我們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而且一定要知道生死事大，要知道在這一生當中決定要成就。這是五祖曉得神秀大師沒入門，因為在平時言行舉止當中能看得出來。是不是入了門，是不是見了性，他在言談舉止當中不一樣的，跟別人不一樣。我們在這一部經裡頭，你特別留意六祖大師的行狀，你就能夠觀察得出來，真正開悟的人是個什麼樣子。神秀沒入門：

【不見自性。】

這是平常五祖早就觀察到了。

【天明。】

這是第二天早晨。

【祖喚盧供奉來。】

本來預定在這裡要畫壁畫的，就把這個盧供奉召喚過來。

【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。忽見其偈。報言。供奉卻不用畫。】

準備在這個地方要畫壁畫的，忽然看到有一首偈在這個地方，看到之後五祖就說：供奉，咱們畫別畫了，不畫了。說：



【勞爾遠來。】

唉！辛苦你，你從長安這麼遠到這兒來，我請你來畫的，現在我想還是不畫算了，看到這首偈子，咱們不畫了。

【經云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但留此偈。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。免墮惡道。依此偈修。有大利益。令門人炷香禮敬。盡誦此偈。即得見性。門人誦偈。皆歎善哉。】

因為看神秀在這寫一首偈子，所以就不畫壁畫，原來要畫壁畫這個念頭就取消了。這首偈子寫在這裡就可以了，讓大家常常能夠看看、念念，把這個偈子就留下來了。祖師評語，前面這個兩句是真實話，後面這個一句是稱讚的話、是勉勵的話。說真實話，就是『免墮惡道，有大利益』，這是真實話。依照這個偈子，就是在這個境界裡面，絕不墮三惡道。不墮三惡道，諸位要記住，它是人、天兩道，縱然修到有相當禪定的功夫。所以現在人難，現在人只看外表，不觀察實際。如果有一個人，在此地一面壁，在那裡一坐，坐上半個月，你們會把他當作活神仙看待，這個人還得了；再跟你說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神通，不得了了。這樣一個人他有什麼樣的成就？他頂多來生也不過是欲界天跟色界天而已，不能出三界。你們要懂這個道理。

所以，今天真正的善知識擺在面前，可能你不理他，你瞧不起他。像六祖這種人要在你面前，你怎麼會瞧得起他。他在五祖道場八個月，禪堂裡他一天沒去過，他一支香也沒坐過。他八個月的工作，日夜的工作，就是舂米破柴、伺候大眾，你怎麼曉得他是個聖人？當年豐干、寒山拾得在國清寺，誰知道那是阿彌陀佛、是文殊普賢，沒有人知道。真正佛菩薩在此地，你們不會認識，真正善知識，你們也會親眼看過的，而把那些有小小功夫的人當作不得了，那真是了不起。所以一定要明瞭事實的真相，這一種境界是免墮惡

道而已。『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』，這是勉勵的話，以這個作基礎，把你境界不斷向上提升，這才行。『門人』，就是一般的這些徒眾們，他們淺見，聽到祖師這幾句話都信了，也都服了。『皆歎善哉』，讚歎，「善哉」就是太好了、太好了，非常難得，非常希有，這種讚歎。再看底下文：

【祖三更喚秀入堂。】

三更的時候把神秀大師叫到禪堂裡來，或者是五祖的方丈室，他老人家住的地方。

【問曰。偈是汝作否。】

問他，南廊寫的這首偈子是不是你作的？

【秀言。實是秀作。不敢妄求祖位。】

這就說明，我不敢動這個念頭想求祖師的地位。

【望和尚慈悲。看弟子有少智慧否。】

這就順便請教老和尚，請他指點，看他有沒有智慧。有沒有智慧就是有沒有開悟，就是這個意思，求老和尚做個證明，我有沒有開悟。

【祖曰。汝作此偈。未見本性。只到門外。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。覓無上菩提。了不可得。】

這是直截了當告訴他。在此地諸位要特別留意，五祖這些話不能夠當眾來說，為什麼？神秀是大眾的教授師，當面這樣一批評，學生以後還有誰聽他的話？學生以後還有誰願意跟他學？原來你不過如此而已，學生對老師馬上就生了輕慢心，恭敬心沒有了，這把整個佛法破壞了，神秀畢竟有能力教誡初學。你們看看古人的用心，講這種真話的時候，叫過來關著門面對面，沒有第三個人聽到，這個是慈悲。今日之下的人，諸位想想，是什麼樣子的？不但大庭廣眾之下呵斥、批評，甚至於還寫成文字到處去流通。換句話說，

天下善知識只有你一個人，除你一個人之外，沒有任何人可以能夠接引大眾了。你一個人能不能分身、能不能化身？又不能。這個在世俗眼光來講有失厚道，這些地方我們要學五祖。

所以，僧團講的什麼？和合僧。他為什麼能和合？難道僧團裡的人沒有過失嗎？有過失，過失，老和尚是關著門來責備的，當眾決定和合。這個是諸位特別要留意。所以你多讀經，你能夠長見識，你在社會上接觸這些大眾，尤其是佛門裡面在家出家的，多多少少你能夠觀察到一些，是不是有真正善知識，可不可以親近，可不可以跟他學，心裡有個底子。今日之下的確眾生心迷，不但是善惡不能辨別，連是非都不能辨別，甚至於連利害都不能辨別，可憐極了。正法、善知識遭受毀謗，遭受批評，邪思、邪教到處流行，這個怎麼得了，這個後果就是世間大劫難的現前。世間這個果報是由於人心，眾生心覺悟，這世間就有福了；大眾心都迷惑顛倒，災難就要現前。

毀謗正法的果報不得了！過去我在筆記上看到有一則，是有一個念書人，不相信佛法，他把一部經，好像是《地藏經》，用筆把經本亂塗，以後把這個經本丟掉了。沒有多久他死了墮在地獄，託夢給他父親，他說他就因為塗這個經本，把經本丟掉，造這個罪業，請他父親幫助他，把那個經本找出來，把那個墨跡洗掉，他說我的罪才能夠減輕，不然的話痛苦不堪。他告訴他那個經本丟在什麼地方，他父親第二天起來之後想想，到那個地方去找，果然找到了，找到之後來洗。實實在在果報不得了。今天有許多人糟蹋佛法、毀佛滅僧，看到好像是沒有這些顯著的果報，諸位要曉得，他有個總報在後頭，有大的果報在後頭，這個劫難沒有法子避免。

所以我常常勸勉諸位，諸位要覺悟，要建立正法，將來在大劫難當中，共業裡頭有別業，你還能夠免掉這場災難，一定要護持正

法。我講護持正法，我絕對不會說你們將來護持我。我告訴諸位同修，我把佛法送到這個地方來供養諸位，我不在此地長住。我要在此地長住，不像話，為什麼？原來你說的，都是供養你，都是尊敬你。不如此，我不可能在此地長住，我把佛法送到此地來，貢獻給諸位，介紹給諸位。真正有四個修道的人，無論是在家出家（四個人以上就行，就是一個僧團），這一個僧團裡面，最重要的是修一個法門，理和同證。如果是參禪的，這四個人統統是參禪；學密的，這四個人統統是學密；念佛的，四個人統統是念佛。比如我們四個人當中三個念佛、一個參禪，這個不行，這個不能成為一個僧團，為什麼？他們目標不一樣。所以要同修一個法門，依據一部經典，同修一個法門，然後守六和合的條件，見解相同，遵守戒律，身同住，口無諍，法喜充滿，利同均。諸位能供養四個人（出家人找不到，在家也行），真正在這個地方修行、修道的，這個道場就是美國第一個佛教道場。真正道場，真實的道場，諸佛護念，龍天擁護，什麼樣大災難，你這個道場建立在此地，換句話說，一個達拉斯，甚至於一個德州，都會消災免難。

如果是念佛，除了讀誦研究《彌陀經》之外，日夜佛號不間斷，就像打常年佛七一樣。四個人在一塊共住，我們還有工作怎麼辦？三個人念佛，一個人燒飯伺候，輪流，一個人工作，護法。或者是一星期一輪流，或者是一天一輪流，都可以。真正發心修行的，你們大家供養四個人。不要到外頭找人，如果到台灣找人，你們還要給他辦身分，很麻煩，還要給他付保險，開銷太大了。找什麼？就在本地找，他們已經有身分、已經有保險，我們只供養生活費用，你也不要去工作在這裡念佛，在這個地方修行。這個修多久？修三年。三年以後你畢業了，你再出去找工作，另外再有幾個人再來修行，輪班，也是了不起的道場。要真修，要把工作離開，專心來

修三年，我們大眾同修來護持。我給諸位建議這樣建道場，同學當中哪幾個人發心先來幹，四個人一組、四個人一組。這個是能夠救命，救佛教的命，救眾生的命，救這個世間大劫難。你不這樣修法都是搞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所以我在全世界到處去走，沒有一個道場，非常遺憾。

杭州南路本來想建一個道場，我把日常法師請去，他那個時候告訴我，他一心一意要念佛；結果往印度跑了一趟，心變了，去當喇嘛去了。所以我現在那個講堂裡面是禪密。最近的時候簡居士打了個電話給我，說是現在有幾個人要想把廟送給我們，裡頭還有個密宗的廟，要送給我們講堂，送給我們基金會，打電話來問我可不可以接受。我心裡一想，這個好了，日常法師有地方去了。我就跟他講，我說可以接受。我說接受但是有個條件，他們所有財產歸我們基金會，住持、執事由我們董事會選派，我們來任命。他說，當然我們是有這個條件的。我說，遵守這個條件可以，可以接受，我馬上派日常法師到那做住持，他去學密去。我們基金會不錯，有密宗道場，有顯宗道場。

所以說一定是四個人，真正的修，他修密我贊成，我不是不贊成，你好好規規矩矩的修，四個人能修，認真的修，生活，我們基金會供養。一定要建立真正的道場。他如果要離開的時候，杭州南路講堂上面的道場，就純粹是念佛道場，我供養四個人。我是到處建道場，我哪個地方我也不長住。我勸人這個做法，你們大家聯合每個月捐一點錢作道糧，供養四個人在那裡修行，我們這個世間就有福了。叫這四個人不要做事情，實際上他修了三年，三年要真念佛會念到一心不亂，起碼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；然後你再來供養，另外再換四個人。這樣我們的道場在現前這個世間可以建立，否則的話全是搞假的，沒一個地方搞真的，希望同學們要多想一

想。我們接著再看下面經文：

【無上菩提。須得言下識自本心。見自本性。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。念念自見。萬法無滯。一真一切真。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。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。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一兩日思惟。更作一偈。將來吾看。汝偈若入得門。付汝衣法。神秀作禮而出。又經數日。作偈不成。心中恍惚。神思不安。猶如夢中。行坐不樂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在這一段經文開示裡面，是把見性這個境界說出來了。重要的是，『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』，這個含義就是建立自己真正的信心。所以六祖一到黃梅，一開口就說明我是來求作佛的，不求餘物，這就是他的信心。我們今天諸位要想到，李老師送我們這塊匾，這塊匾是他老人家一生最後的墨寶。他給我們寫了這四個字之後，再也沒有給別人寫東西了，他走了。這是他對於達拉斯學佛社的期望，這是你們葛大哥到台中去見他，他對你們這個地方的期望，希望將淨土宗傳到美國來，在美國建立淨土宗的道場，這種期望、這種的厚愛，決定不能辜負。

修淨土的人要有什麼樣的信心？我這一生決定往生，要有這個信心。我來生決定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果然這個信心建立了，你對於現在這個世界人的看法不一樣，決定不一樣。為什麼？我到這個世界來是作客的，我過不了多久我就要回家了，現在你們對我好很好，對我不好也很好，不會見怪了。你會對待一切人心平氣和，你會在這個世界裡，一切的一切，沒有得失的念頭了。為什麼？我到西方極樂世界樣樣現成，此地什麼樣的好東西也比不上極樂世界。所以對於這個世間決定沒有留戀，決定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心自然就清淨，心清淨煩惱就少，念佛功夫也就得力了。

所以李老師這個期望與厚愛，今天我把這個方式提供給諸位，

就是幫助四個真正修行人在此地念佛，能夠有人講經更好。像尹建維居士，這是一個講經的材料，我一定要幫助他，希望我們華人活動中心，一個星期一次的講經永無中斷，讓他一直講下去，我會從中協助。這個道場能有四個人天天念佛，不講經，行。你看過去印光大師的蘇州靈巖山報國寺的念佛堂，他們就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念佛，他不講經也不傳戒，就是念佛。我們道場多大？現前這麼大夠了，四、五個人住，夠了，不要搞太大，不要搞太多。太大、太多了，人多了，現在有道心的人少，要是在這裡搞是非、鬧意見，那道場破壞了。能夠有老老實實的四個，在家人都行，甚至於一些老太太、老先生都可以，只要他老實念佛，大眾同修你們有空就來隨喜，跟他一道念，沒有空你們就工作，你們做護法，他們住在此地要日夜的念。這樣才是真正建立道場。

一個道場建立起來之後，我相信會有許許多多的地方模仿。所以這個影響非常非常之大。這樣一個道場建立，人家要是知道了，沒有不恭敬的，沒有不讚歎的。我們目的不是求人家恭敬，不是求人家讚歎，不是求人家出錢出力來幫助我們，我們用不著。我們是求什麼？是求自己成就。你要知道，你幫助四個人往生，你自己一定會往生。為什麼？他四個人到西方極樂世界：阿彌陀佛，我之所以能往生，是這些人護持，使我們安心什麼事都不要做，在這裡念了三年佛，現在來見你老人家，那些人都不錯，都是好人，我們不去接引他，不好意思！他在阿彌陀佛那說說情，到你臨命終時，你不念佛，佛也來把你接走了。確實如此，這個是一點不假。從前大慈菩薩說過，能勸兩個人念佛就勝過自己念佛，這兩個人要往生的，你一生當中勸兩個人念佛真正往生了，比你自已修行念佛往生就要強，換句話說，你決定能往生。所以希望大家要發這個心，不要辜負了這個道場。

下面這是說這個境界，見性的境界。『不生不滅，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』。見性不是像石火電光一樣，見了一剎那之後就沒有，不是的，除非你沒見性，見性之後不會失掉的。過去黃檗禪師說過，他說「百種多知，不如無求最第一也。」我們在這個世間，要真正做到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，安分守己來辦道，念佛人要求往生，只要具足信願行三資糧，這三個條件就夠了。經典我跟諸位選過，就是現在這個精裝本的《西方公據》，一本就夠了。這一本裡面有四樣東西，第一個是《彌陀經要解講義》，我們現在正在講，一三五在講；第二部分是《西方確指》；第三部分是《西方公據》；最後一部分是《釋門法戒錄》，那是講因果報應的，勸你持戒、念佛。所以這一本就行了，就夠了，這是講本道場，就行了。如果還有能力，我們研究其他的大經大論，是接引眾生，目的是在此地。把這些眾生接引入門來幹什麼？念佛求生西方。

所以我各地方多半講《華嚴》，我是用《華嚴》接引大家入淨土，因為我自己本人本身是從《華嚴》進到淨土裡面來的。所以我用這個方法來接引大眾。可是對於這個世間，決定要能做到無取無求，我們自己心才清淨。無求的心，心就不生，無著就不滅，就是不生不滅，不生不滅就是自性。換句話說，什麼叫迷失自性？迷失自性就是你於世有求，於一切境界相執著，你就迷失了自性。果然真正能做到一法不求、一法不執著，你的心就是不生不滅的心，你的自性就現前，這個境界在念佛人來講就是一心不亂，而且是理一心不亂。所以你要懂得這個理，要懂得這個方法，要明瞭這個境界，努力去修學。一個人修很好，自己固然可以能夠往生，但是不能建立佛法，這個世間還是沒有僧團，很遺憾，可以自度，不能度他。能夠幫助四個人組成一個僧團，這是自利利他，這是續佛慧命，使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永遠流傳在世間，繼續不斷的廣大，廣利眾生。



。希望大家發這個心。

我剛才說過，我絕對不是要你們來幫助我，我不會接受，我會到別的地方再去勸別人也這麼做法。我勸大家做彌陀村，是幫助一些退休的老年人。今天跟諸位提出這一個構想是希望建立正法，四個人以上就是一個僧團，最小規模的僧團，這個僧團不可思議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